

山的意念

任林举

棘、岩枫、红杉树等等，错落交织，如伞如盖，把山体严严实实地遮掩；又有诸般生灵因草木的兴盛而兴盛起来，熊猫、雪豹、岩羊、藏马鸡等等，往来穿梭，繁衍生息，演绎着生死轮回的景象与故事。依此山盎然的生机和完美的生态推断，其背后不仅仅隐藏着某种意念和匠心，而且还将有更加深厚的情感和精奥的思想。如果论爱，确切的描述本应是广阔无边。山中万物，从数日内就完成了一次生死轮回的菌类，到可以千年伫立不倒的杉、柏、古乔，从根植泥土的植物到有血有肉的动物，哪一样不是在承受着“四姑娘”水脉和雨露的恩泽，接受着她意味深长的祝愿！山间那些无处不在的沙棘树，都已经活了几百年了，依旧气旺、形盛、精神抖擞，还能结出色泽黄艳、酸甜可口的沙棘果，想必就与“四姑娘”年深月久的对望中得到感应，生命里便注满了山的意志、山的情性和山的品格。放眼苍苍茫茫的山系，仿佛一切都出“四姑娘”的意念所及和爱之所覆。

后来，我就到了山下那片著名的枯树滩，但见成片缺枝无叶早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的四川红杉兀立水中。枯树的倒影投射到平静如镜的水面上，凄然而静美，如同一颗不言放弃的心，在苦守着往昔的生机、荣华与记忆。这景象，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这些树木的成因，是谁或什么置它们于不可逆转的死地？

想来想去，仍然是那些曾给了它们恩泽和生命的水，那些时至今日仍不肯散去淫漫如爱的水，那也滋养，也成全，也扼杀的水。如果说，水是山的意念和情感，那么山也有昏聩和软弱的时候吗？山也会犯下人类经常犯下的过错吗？如果此山圣明，或许这就是专门为了解醒山中生灵和来此一游的人类而刻意布设的一“局”呢！

继续走向山谷深处，脚下的那道无名的河水，似乎声势又进一步浩大起来，清澈的水流以一去不返的果决飞速前行，与石质的河床相互摩擦，发出厚重、低沉的轰鸣。我望着河谷中悠悠而逝的流水，猜想它们的去处。我只知道再向前又有一条比眼前这河更加宽广、浩大的河流，称作岷江，但却不知道这个山系有多少这样的河流要汇入岷江，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离开这安逸、青葱的家园，向不知所终的远方进发。

岷江，一旦聚集众流而举义，便如任性的野马，只知浩浩荡荡地奔腾，哪里还顾及得了两岸的景色！一派急如星火、不舍昼夜和庄严神圣的势头，是有什么不可耽搁的使命在催促着它吗？千百年来，人们只是站在河的起点猜测着，等待着，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从河水流去的远方反馈回来。而四姑娘山下的纷纭众水，就那么面无表情地抛下莫名其妙的人类，有去无回地继续流逝，一直流向幽幽的时间深处。

其实，以人类有限的生命和智慧，终究还是看不准、猜不透山的意念和心思的。有时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其实不过是仅仅懂了我们自己。自己将自己心中的块垒化开之后，我们就兴高采烈地继续前行，赶着自己的路程，想着自己的事情。

傍晚时分，云雾散尽，四姑娘山再一次裸露出她洁白的雪峰。雪峰背后，是广阔无际、深不见底的蓝色的天空。望着那神明一样的山峰，我的心充满着莫名的欣喜和感动，我自以为从此与这座滋养苍生、开启心智的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尽管知道缘深缘浅总有不同层次，见与不见是一层，识与不识是一层，懂与不懂是一层，爱与不爱又是一层；尽管我也知道爱一座山和爱一个人一样，有一些感觉是不敢轻易说破的，一旦缘分未到，说破，便破坏了那种美好的感觉，仰慕反成亵渎；但我还是在心里一遍遍鼓励着自己——此缘深厚，可在余生里念及、珍重和铭记！

那些天，因为持续的高原反应，终究难有踏实的睡眠。睡与醒，梦境与现实，经常相互交错，没有清晰的边界。那晚，朦胧中就突然看见四姑娘山化作了一簇簇紫衣、裙袂飘飞的仙女，分花拂柳，一路向我走来……但这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又重新起点，再来一次，一遍遍，重复重复，像一个不断回放的电影片断，也像某个令人绝望的隐喻……于是，我在一种欣喜和郁闷交织的情绪中彻底醒来。

醒来，听窗外的河水以一种近乎永恒的节奏、势无消减的激情啦啦地奔流，像一路的呼喊，像大声的歌唱。那湍急而又清澈的小河，我虽然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却知道她是来自四姑娘山而来。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个一直没有想明白的老问题——不停流淌的河水，在执着地抒发或表达着什么？山，究竟在想什么？

按照山的逻辑推测，山的最初一念，一定不是凌厉而又无声的，最多也就是以滴滴答答的方式向下，实施着渗透或滋润。而念头，只有经过难以继日的交织和积累，才能变成了某种念想，也才有后来的涓涓细流。念想，一旦多了起来，并经过长期的酝酿，自然又要变成了大胆或复杂的想法以至于思想。于是，众水纷流，或温文尔雅，或悄然无声，或暗度陈仓，或欢呼跳跃，终于勇往直前——就算遇有深渊和悬崖也会不惜纵身一跳，大不了跌倒爬起，抛却飞瀑的虚名，重生为另一条全新的河流。

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意念和思想，纷繁莫测，难以尽言，终赋成有形有态的物类，或江河，或湖泊，或沼泽……进而有草木因水而生而茂盛蓬勃，沙

我知道世上有种生物叫“party animal”（派对动物），女的干脆就叫“party queen”（派对皇后）；同时这世上也有另一些人，和我一样憎恶所有的饭局，这里说的饭局不包括三五知己相聚、一壶清茶聊一个下午那种——那种叫“偷得浮生半日闲”，是烦恼人生中的奖赏；是的，我特指某种无谓的应酬饭局。

接待客户，或者公司年会饭局，那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再苦再累咱也没话说，毕竟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基本职业素养还是过硬的；最怕莫名其妙的饭局，比如一个大项目结束，或者仅仅因为老板最近心情不错，突然就要请骨干员工吃饭，美其名曰“最近大家工作辛苦，聊备薄酒，以表谢意”。拜托，感谢你你该升我职，不然的话加我薪，至不济还可以发奖金啊，干嘛请我吃饭，难道我家里缺饭吃？觉得我辛苦了，你至少可以做到不要人为进一步加重我负担，不必说八小时之外陪老板吃饭本身就是一种加班，且看看我为了领受您的美意，要额外付出多少成本！

饭局通常订在公司附近，或离老板家近的饭店。这就意味着大礼拜天的，我要像工作日一样，穿过小半个城，开车或坐地铁一小时去上班，哦不，赴宴。平时上班都淡妆呢，赴老板的宴请总不能素颜吧，不显得多奇怪多唐突啊；平时上班都职业装、高跟鞋呢，赴老板宴请不能打扮得还不如平常精致、讲究吧，而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哪。化妆、弄头发加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如果老板六点请我，我最近四点就要开始准备、五点就要出门呀。然后晚宴结束，我还得花一个小时回家吧，还得换回家居服、卸妆、重新护肤吧，这套程序总也要小半个小时吧。也就是说我为了正常地出现在老板的筵席上，幕后至少还得多花费三个半小时。

然后，江湖中人都知道，一场饭局通常不是从吃饭开始，而是从等人（多半是等老板）时的聊天、打牌开始，这段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打牌咱没兴趣，看别人打牌吧，“观牌不语”也挺没劲的；剩下的就是聊天了，大家每天相处的时间已然比与爱人相处的时间都长了，好不容易熬到节假日却还要凑一块儿尬聊，想想都可悲。

口水话说过四五遍，聊天实在聊不下去了，每个人也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好不容易正主儿登场，饭局这才正式鸣锣开场。先共同举杯，聆听老板的祝酒词；然后等老板们互相敬完，大家就轮番敬老板、副老板，只敬一次还不够，还要敬第二次；然后每个人敬每个人；然后接受老板、副老板回敬；然后大家各开脑洞，副老板带着大伙儿一起敬老板，同一个部门的一起敬老板、副老板，此部门的与彼部门的互敬……以上敬酒大部分要有词、有理由，不能只会说“谢谢，谢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说得不得累、无聊、浪费时间了，只能打点起十二分精神，迅速跟上节奏，做满面春风、乐不思蜀状。好在大家都是老戏骨了，这点剧情完全不在话下。只盼一切顺利，千万不要有人酒后话痨，无端拉长台本；更不要有人豪兴干

从花变成大海

艾平

在那个忘却一切的一瞬间，由于两个相遇的X染色体产生了你，决定了你参与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女性的。你安然地在梦中一次次呈现笑靥，花瓣一般的肢体散发着来自母体深处的温暖和芳香。

一枚青涩的嫩杏、一簇嫣然的花朵、一株坚毅的大树、一个丰富的大海，这就是你——女性，伟大的生命历程。你是带着一大笔财富来到人间的，那就是女婴前额叶皮层精巧的结构和两个大脑半球间的卓越神经网络，还有卵巢里所储备的4亿个卵子。因此，你在婴儿时代能够先于男婴听懂母亲的心声和话语，你的眼睛最先学会跟随母亲的手势移动，乃至长大成人，你始终具有直觉灵敏、伶牙俐齿、情感细腻的本性。

你的童年，像一枚青青的杏子，可以昏怀着醇化前的酸涩和固执。你可以整天黑着脸跟着男孩子野疯野跑，弄得一身尘土，两手乌黑，忽而你又是一副公主的派头，骑在爸爸的肩头，拒绝妈妈伸过来的双手，大声地嚷着：“爸爸，我要和你结婚！”到了初潮来临的时候，妈妈俯在你的耳旁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秘密。”你点点头，却在一片懵懂之中。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你的身材开始变得苗条又丰满，你的胸前悄然隆起一双秀峰，髋部开始发育宽大，声音变成夜莺，皮肤凝脂洁白高贵。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你走到任何地方，都是一道最为抢眼的风景。一个古希腊美女可以成为一场战争的缘由；绿茵场上的球员，可以在你的尖叫声中激情亢奋，斗志倍增。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更是文化的代言人。在漫长的母系社会因劳动分工而解体之后，男性权力话语成为世界的主宰。果然在男性千年的期望中，女性的身体渐渐变得柔弱，思想变得柔弱，最终成为与男性完全相反的文化符号。

云，提出再去K歌……每次在饭局末尾听到这个提议，我都要动用意志力才能抑制住想跳起来打人的冲动——K歌，那将是一部从头开始的漫长灾难片。

整个饭局中，无数山珍海味流水一样上来了，即使不去想世界上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吃不饱，习惯晚餐吃少、且又处在工作状态的我们也吃不下。但饭局上永远有一类人，会热心地把你所有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堆在你面前，还关切地说：“吃啊，别减肥，你又不胖。”于是，努力控制热量的女生，在这个晚上习惯性或被动地吃了许多味同嚼蜡的食物，白白摄入大量多余的油脂和糖分。至于喝下去的白酒就更别提了，那么辣，关键那东西全是热量啊。总之接下去一星期，天天晚上饿肚子都不一定能减得回来。

觥筹交错地吃一顿，怎么也要两个小时吧，加上等人、打牌的半个小时，算下来我为了吃老板一顿请，前后一共要花七个小时，如果不幸还有饭后活动，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十个小时。而这七个或十个小时，我原本是可以家里穿着睡衣、不穿bra、跟着拖鞋、头发蓬乱地读半本书、码两千字，或者窝在沙发里追剧、吃零食、刷手机的啊。我的家阳光通透、绿植婆娑，家

谢不请之恩

邹世奇

我家有句谚语：“千里之外赶一嘴，不如在家喝凉水。”然也。代价太大的一顿饭，即便是黄金宴，人也不高兴去。有趣的是，我发现我的老板也有这样身不由己的时候——他其实也未必乐意赴他老板的无聊宴请。这非但没让我心理平衡，反而让我更加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我卖力演出，到了他的位置，也仍然摆脱不了被更大的老板宴请的悲剧，难道这竟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杨绛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个女同学，曾请杨绛的名律师父亲为她打官司争遗产。官司赢了，女同学获得了一千多亩良田，却不记得付律师费。二十年后的抗战期间，杨绛父亲老病穷困，这女子却又出现请教法律问题，杨家父女以为她终于想起律师费的事了，没想到她只是把杨绛请到家里，请杨绛吃一碗五汤团以示感谢。杨绛不爱吃，女子死活逼她吃，无奈勉强吃了两个，恶心得许多年，多年后还在书中愤怒地声讨：她就以那两个汤团回报我的父亲！

我自知对公司的贡献绝没有一千多亩良田那么多，因此也绝无奢望老板的感谢，可老板却以宴请谢我，这对我来说无异于被硬逼着吃一碗又腻又肥的汤团——我噁得翻白眼、强烈反胃之余，还必须保持微笑、谢主隆恩不是吗？

据说现在流行以“谢不娶之恩”怼渣男，而我只希望遇见一个不爱请员工聚餐的老板，让我有机会在心里对他“谢不请之恩”。

现在你该往哪里去呢？如果你在这个时期不自省，不明智，不懂自己，是很容易迷失偏执的，也正因为如此，“更年期”成了民间话语中的贬义词。

育龄时期的女性，在哺乳和养育儿女的时候有泌乳素等激素充盈全身，发挥一种自然的、类似麻醉效应的作用。你因此勇敢、安静，坚韧、富于牺牲精神。在绝经期，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升高，可卵巢却不再给你提供宝贵的雌激素，导致你的身体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可控的突变，你的意识变成一个拼命夺回权力的君王，你的身体则像点燃了火箭，一味疯狂前行。

没有人能提供给你一本有关怎样度过更年期的教科书，却有数不清的女性，在你的周围喋喋不休地谈着潮热、愤怒、心悸、忧伤、癌症……

还有社会氛围的冲击——提前离岗、空巢现象、离异、物质不足……更年期的你哪里去找生命的支点？有许多药物和运动的治疗方案，却没有一个能把更年期推出你生命的方案，所有的女性注定在劫难逃。那么为什么林巧稚大夫会说更年期是女性的第二青春期呢？

在科学的辞典里，更年期是大脑一种全新的变化，是一种神经的重新连接。几十年的生命经验，日积月累的聪明智慧，使你不断成功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卸去重负的轻松，你那嘴角上的银菱芒，那眼角鱼尾般的皱纹，那毫不矜持造作的微笑，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对生活的洞察和对生命的把握，你为自己终于有时间成为自己的舵手而感到幸福。

等待你的不是家务和事业搅在一起的缠乱，而是更单纯更自我的劳动。你不会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忧愁，你不会因别人不再需要自己而失落。自身的丰富让你自足，未来的30年里，你将始终生龙活虎。你不必刻意去模仿某位杰出女性，每一件事情，哪怕微不足道，都是你为世界做的，也更是为自己做的。你可以在别人的尊敬中获得满足，也可以在独处的时候享受快乐。

你一天天变成大海，波澜壮阔，从容自若。哦，说不完的你。

意大利山庄的早晨 (水彩) 陈幸平



笔会



「文汇报笔会」微信二维码